

# 徐志摩與陸小曼

褚問鵬

## 祇要小曼不要家產

徐志摩的家鄉浙江硤石，離我的故鄉嘉興很近，同在滬杭鐵路線上，五十年前徐志摩與陸小曼戀愛故事的傳播，在我的家鄉自然比較快，我在當時頗有所聞。徐府在硤石是赫赫有名的千萬富豪之一。徐志摩的髮妻張幼儀也是名門望族之女，端莊賢淑，已為徐志摩生了一個男孩子，徐家老太爺歡喜得什麼似的說：我徐家有了第三代了。

誰知張幼儀的良妻賢母型，並不合徐志摩的詩人胃口，終於離了婚。

徐老太爺聞知大怒，然也無可奈何，不過拍桌把兒子罵了一頓就是。稍後又聽說他的兒子竟然要娶一個再嫁婦陸小曼為妻時，認為是有辱家門的事，便趕到上海去和兒子大吵，一定不准他娶這再嫁婦；徐志摩以死為要挾，究竟是父子之親，老先生讓步了，不過他也提出了條件：

一、陸小曼永不許進入徐宅一步，否則他會打斷她的腿。

二、徐志摩名下應得的那一份財產，盡數撥

入張幼儀與其子名下，作為母子倆生活及教養之費。

徐志摩那時祇要一個陸小曼，其餘一切，都已不在他的心上。於是父子達成協議，但也從此斷絕了對徐志摩的接濟，幸而徐志摩早已成了當時的名教授。他曾誇說：

「我會使小曼活得快樂，活得幸福。」

但他深知父親疼愛孫兒，不時會從硤石來上海而到張幼儀那邊去。（徐家親友們仍稱張幼儀為徐志摩夫人。）「張幼儀的家仍稱徐公館，住在上海。」而對於陸小曼祇當一名外室或小公館，不與交往的。否則的話，何以在愛眉小札許多封信上，徐志摩一直不見提起硤石老家？而陸小曼竟託言戰亂，便無故窩在上海不肯動呢？陸小曼絕頂聰明，對於來自徐府方面的一切，她豈有不知道的？種種的因素，使她日益走向自暴自棄的道路，到後來索性吸上了鴉片，用麻醉來逃避現實了。

## 唱戲吸毒瞞過丈夫

至於說陸小曼喜歡唱戲，我們在上海也會聽

說。徐志摩曾經告訴他的朋友們：

「小曼一上臺，就百病全消，要不然她就百病叢生了。」

但我們在上海卻似乎不曾看到過陸小曼的演出；固然，我們不是戲迷，連梅蘭芳的戲也很少去觀賞，遑論小曼？但依我所見，陸小曼很瘦弱，至多不過唱個「三娘教子」或「女起解」等等便了。演戲並不是鬧着玩的事，要有幼工，常常練習，不是光靠吊嗓子就能成功的。不錯，當年的伶人多數吸鴉片，為的是熬夜；但小曼的唱戲，無非玩票性質，何至認真到非吸鴉片提神不可？依筆者淺薄的觀察，小曼的吸食鴉片不是在嫁了徐志摩以後，不過癮還不深，能瞞過她的新婚丈夫罷了。

筆者第一次看到小曼，是在平津火車的月臺上。同伴朱大姐輕輕指給我看看道：

「她就是陸小曼呀！」又說：

「火車頭要加水，有幾分鐘耽擱，你從這邊下車，我不想見她，從那邊下去了。」

## 師母美姿生平僅見

我於是唯朱大姐之命是聽。一下車，就看見一位美人兒站在那裏，身邊立着一個奇醜無比的老媽子。我含笑問：

「徐師母好？吃過早飯了沒有？」

她那時正在抽香煙，連忙拔出香煙，對我斜斜的還了一禮，那姿態的美妙，爲生平所僅見。她沒有開口，祇對我很嬌美的一笑，權當回答；我倒對她作了「劉楨的平視」，發現小曼的美：第一是皮膚細嫩，再就是那兩條清秀的眉毛，既不是新月式，也不是柳葉式，又不是長眉入鬢，總之生得恰到好處。眼睛如何，我不曾注意，卻注意她的嘴，既非櫻桃小口，又非菱形，幾乎看不出她的線條來，因她一直銜着香煙，把口型也有點弄壞了，可以說她的嘴是造物者的一次敗筆；所以心上一直納悶：以這樣的一位美人，偏偏生了一張難看的嘴，究竟是什麼緣故呢？（她的嘴大約早被煙槍撐壞了。）

我和朱大姐上車後，就不會再見到這位美人，大約她們坐的是二等車，而我們是三等車，所以就「雲泥異路」了。

### 徐志摩命送在她手

知道他們是在北平結婚後，要到西湖去度蜜月的。朱大姐山東人，家住哈爾濱，此次特意邀我作伴，回家過暑假，一切餐旅費完全由她負擔。我起初不肯，經不起她的一番求告，我也就答應下來了。及至落了天津旅館，準備搭南滿鐵路北行時，朱大姐忽然問我：「你對陸小曼的印象如何？」

「美而媚。」我回答。

「完了，徐志摩的命，必然送在她的手裏了。」

「朱大姐說畢長嘆。」

「想來不至於吧？」我回答。

「你看吧。」朱大姐咬牙切齒地說。

我心中雖不以爲然，但也不敢再提陸小曼，原來朱大姐的父親和徐家是熟識。

不久，我們都畢業離校，我去上海教書，朱大姐結了婚，也很少來信。忽見報載：詩人徐志摩所坐的飛機出了事，人、機俱毀……

### 愛眉小札愛河漂溺

又聽說：凶信來時，陸小曼還能自持，而她的母親卻哭得幾乎暈去。上海本是個謠言製造所，於是謠言紛紛，有的說：「陸小曼早同前夫王某人舊情復燃了；也有說她另有情夫某某、某某等。」說得活靈活現，不由人不信。但筆者天性不喜歡人云亦云，總以爲陸小曼因美招妒，對於一位青年寡婦，還是以忠厚待她比較好；一則也因爲自身教課忙碌，無暇去管別人的閒事。

又過了一陣，陸小曼發表了她的「愛眉小札」這些信，無非是敘述她們的兒女之情，沒有一句談到她們的經濟情形。直到最近，筆者拜讀了梁錫華先生的「愛河漂溺」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徐志摩實在是個情聖。他愛小曼，已到了甘以身殉的地步；明知搭乘的這架飛機性能不佳，但他爲了小曼，即使跳火山，他也是心甘情願的，何況是飛機！梁錫華先生用「愛河漂溺」四字來形容他，可謂再恰當不過了。我們敢說陸小曼對徐志

摩的愛並不十分深刻，她之所以要發表「愛眉小札」不過爲了宣揚自己，所以凡屬涉及金錢的事，一個字也不提，是失落了原信？是有意隱藏？那祇有小曼自己知道了。不過我們不知小曼在志摩死後，她們母女的生活究竟是怎樣過的？這是一個謎，祇有她們母女自己知道罷了。

### 小曼晚年老瘦潦倒

記得在抗戰勝利後，我和朱大姐曾在南京見面，她說在上海看到陸小曼，又老又瘦，相當潦倒。朱大姐送了點錢給她，她欣然接受了，還說：這八年的時間，她未出家門一步，這幾間房子，就是她的世界。陸老太太倒還健康。

朱大姐是個遇事深思熟慮的人，認爲說這些話，頗有些「欲蓋彌彰」的意味，有人說她會和日本人來往，或者有更那點點影子吧？一代佳人，落得這樣結局，真是可憐又可嘆了。

### 髮妻幼子嫁得名醫

至於那一位被徐志摩拋棄的張幼儀的晚年生活，讀者諸君知道的恐怕不多，我也是看了報才知道的。正確的時間記不得了，大約是抗戰後期，朋友們常從香港寄報紙到重慶來給我；忽然一條新聞躍入我的眼簾，全文雖不能完全記得，但要點是不會忘記的，報上說：

張嘉×（後面的字我忘記了）之妹張幼儀女士，將下嫁某名醫。因幼儀有一子已去美國讀書，幼儀孤獨一人，租住某名醫處。名醫斷絃未續。前妻留下一女，聰明可愛。其父篤於仇讎，深

恐被後母虐待，故遲遲不願續絃。自從張幼儀搬來後，其女一直跟著這位鄰居玩，阿姨長，阿姨短的。張幼儀本無女兒，視此女如己出，兩人要好得比親母女還勝十倍。這醫生愛屋及烏，對張幼儀也自然有了好感，便向張幼儀求婚；張幼儀倒有點感到意外，沒有馬上答應，她的回答是：「我年華遲暮，怕不合適，閣下還是另找別人吧。」這醫生便老實告訴她：「我之所以選擇您，就爲了我不願要年輕人，生兒育女，冷落了我在現任的女兒，女兒如此愛您，怕您搬走，那她會哭死的，請您可憐可憐，答應了吧。」

幼儀想了半天才回答：

「不過我有一子，現在美國讀書，需要徵求他的同意，才能答覆。」報上刊出張幼儀給兒子的信，大意如次：「兒在美國，母居香江，相隔萬里，晨昏誰奉？母將出嫁，兒意云何？」以上的話，我記得清清楚楚，因爲「母將出嫁」這句話，很少人會如此措詞的，所以永遠不會忘記。至於兒子的復信比較長，但我卻祇記得幾句，錄如次：

「……父親逝世，母親守節十餘年，艱苦備嘗……母如得人，兒願父事。」

原則算是批准了，不過弦外之音，是勸母親物色對象需要謹慎。

經過信來信去，張幼儀和這位名醫終於結婚了。報載儀式相當隆重。張幼儀已近中年，卻並不見老。報章對張幼儀祇說：「張某人之妹」，因這位張某某也是個地位很高的人，所以報紙一再提起。至於徐志摩的名字，卻始終沒有道及。

婚後一家三口大約過得很幸福吧？要不然，新聞記者會放過他們嗎？

### 青年得意晚年淒涼

筆者報告了這段舊聞以後，心上免不了有些感想：陸小曼自恃美貌，又被一班男人寵壞，寵得她不知天高地厚，而且賤視了男人的感情，對於徐志摩也視作等閒，一味揮霍和撒嬌；志摩死後，她更加自由了。我們雖不忍苛求一位寡婦應該如何，不過她和某人日夜不離，總是事實；徐志摩拚了命去愛陸小曼，而所得到的回報竟如此

，當是徐生前所料想不到的吧？

其實，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時，小曼的年齡似乎已在三十左右，又不知保養，把這點最後的青春送進了鴉片煙槍。她的出版「愛眉小札」，一半爲了替自己揚名，一半也可能爲了賣錢貼補用度吧？總之陸小曼的成功在美貌，而毀掉她的也是美貌。等到人老珠黃後，一切都完了。美貌之不足恃，觀此又可得一明證。

陸小曼青年得意，而晚年淒涼；張幼儀青年被棄，晚年卻享了遲來的幸福。可見天道並非無知，祇看你個人自己怎樣去配合它就是了。

##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

現已出版 歡迎購閱

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

本書爲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。要目有：唐山、上海交大生活。留學美國準備一年。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。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。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。赴美爭取鐵路器材。聯總救濟工作。行政院救總工作。回憶民航空運隊。避難香江十年。晚年在美教書奇聞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全書陸佰叁拾頁。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。精裝本台幣肆佰伍拾元，郵撥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